



王开生

画外有话

转眼之间,与岛上画家王伟相识,忽然近三十年矣。

王伟肖像,今年虚岁七十。古人所言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古稀之年的王伟,其精气神完全不似实际年龄,一头银发助推了他的艺术范儿,顶多就是一位中青年画家,这与他豁达通透的心态、勤奋不辍的创作,息息相关。

王伟成名甚早,二十七八岁时国画作品即入选第十二届全国新人新作展,锋芒初露。他是绘画专业科班出身,路子正,基础牢。初学油画,后专注中国画的研习,不久即以写意人物画名扬画坛,更有十届全国美展银奖加身,一飞冲天,在山东画界立住了脚跟,此奖项多年未有人突破,其时可谓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。

王伟人物画的主题创作往往是大场景,大阵仗,大气磅礴,有震撼力;他的历史人物系列水墨作品,则见笔墨,见功力,出手不凡。但世人似乎更钟爱他画的美人图。王伟笔下的现代仕女,或古典,或时尚,或俏皮,或娇媚,笔墨清新雅致,人物气质脱俗,画面传递出来的那个美劲儿,人见人爱,谁看谁迷,一时间洛阳纸贵,成为经典的“王氏招牌”。

十年前,王伟在青岛金石馆举办了中国画作品个展,系统展示了他从艺以来的绘画全貌,胜友如云,近悦远来,场面火爆,成为当年岛城画坛的艺术盛事。当时来自省城的中国人物画家梁文博一边看画,一边对我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王伟这家伙太聪明了”。

梁文博与王伟和我皆为多年好友。以我对他俩的理解和认知,此话意味深长:其一是说王伟笔墨用得巧,善于扬长避短,有自家之面目;其二是言他善于借鉴汲取古人、前贤乃至同辈师友的艺术之长,融会贯通,为我所用;三是称赞王伟绘画艺术的全面,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书法皆能信手拈来,挥洒生姿,且格

调不俗。据此三点,同为人物画名家的梁文博方有发自内心的膺服之语。

正如梁文博所言,王伟是极聪明的,他没有停滞在“一招鲜,吃遍天”的自我陶醉之中,迷失向艺术高峰攀登的初心。从画院退休后,他先是重点在山水画、花鸟画的探索上,追古摹今,力求突破。这一时期,他放下了驾轻就熟的美人图,新创作的山水画作,吸收了黄宾虹、赖少其、梁天柱诸家所长,浑厚华滋、恣意飞扬,加以大段的书法题跋,呈现出独到的笔墨语言和艺术感染力。连平素熟悉王伟画风的朋友,直面画作皆大吃一惊,继而叹服他的变法和吸收能力。这一时期的花鸟画,虽沿袭青藤、缶翁、白石、张朋一路,但自辟蹊径,和而不同。偶作的人物画,汲取画设色表现之妙境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作为一名国画家,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传统书法用功之勤,笔悟之透。凡此种种,王伟在绘画艺术中的绝顶聪明,或曰灵气,可窥一斑。

王伟在艺术上的聪明劲儿带给人们的惊喜,远未就此止步。几天前,“境由心造”王伟国画小品展在青岛画院美术馆开展,一百八十幅作品都是他近三年来创作完成,以一两平尺的小品居多,主打怀旧题材。

我是比较早就关注到王伟创作此类国画小品的。前些年我曾出版过两本散文集,邀请省城人物画家李学明插图。三年前,王伟因念旧而生发创作冲动,开始着手创新怀旧题材的国画小品,并陆续在微信朋友圈中一一晒出。我一见倾心。其所绘题材,与我新著散文集之内容,意境吻合,如似天成,遂邀王伟老师出手插图。源于此,我对王伟所绘国画小品稔熟于心。

王伟的写意图画小品约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往昔生活日常,包括大杂院的生活场景、

乘凉图、公共水龙头洗衣服、邻舍百家、推拉锯的公交车、单位分福利苹果、看戏、补鞋匠、遛鸟、棋迷、买蜂窝煤等等,蓦地把时光拉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他以仰视的笔触,更多的是反映父辈那代人的市井百态,人间冷暖。另一类,则以童年的平行视角,追忆起儿时的游戏趣乐,如男孩子们粘知了、斗土蚱(蟋蟀)、斗拐(抗拐)、放风筝、滚铁环、掏鸟窝、斗蛐蛐、拿大顶、放鞭炮;女孩子们跳大绳、丢手绢、丢沙包、老鹰捉小鸡等等,洋洋大观,不一而足。

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画里的风俗画。风俗画由来已久,从汉砖画像石刻起,至宋代已广为流行,传世之作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马远的《踏歌图》,苏汉臣的《货郎图》等,至清代,有徐扬的《端午故事图》,孙温的《红楼梦》等,皆属此类,古人多以工笔画形式表现之;近代陈师曾所绘的北平市井生活和丰子恺所创的现代漫画,把写意风俗画引向另一个高峰。

王伟怀旧题材的写意图画小品,人物造型受丰子恺的影响更多,或许亦受到李学明水墨小品的启发。丰子恺画的近代人物小品,角色不着眉眼,却形神兼备,妙趣横生;李学明画的是古代人物小品,高士童子,五谷百蔬,古风盎然,有朴拙之气;王伟是画的当代人物小品,描绘的是五六七十年代那辈人的童年趣事、世俗旧事,见生活、见天趣、见个性。王伟汲取前人的艺术养分,从谙熟的写意人物画技巧入手,在小品的构图、设色、人物形态、氛围营构方方面面,自出机杼,达到了笔墨精练,造型简洁,小中见大,张力十足的画面效果。此番小品画的破局,是他苦心经营后的瓜熟蒂落。

王伟把童年的游戏和市井生活百态描绘的如此准确而生动,这当中,必有大量细

致的案头梳理和笔墨创新尝试。越是大家烂熟于心的生活细节,越不得半点马虎。此番怀旧题材的国画小品,引起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集体共鸣,在画展开幕式致辞中,王伟细数所绘儿时的游戏,如抗拐、弹玻璃球、打陀螺等,末了受到了同辈朋友们的善意调侃,“什么弹玻璃球、打陀螺,明明是弹蛋儿、打懒老婆嘛,看把你文明的,都快听不懂了,哈哈哈哈。”“稿子是儿子写的,我提前也没看,念到这里,我也打了个磕”,王伟解释道。这个有意思的小插曲,也成为此次国画小品展中的一个难忘记忆点,懂的都懂。

画展开幕那天,展厅里人头攒动。人立画前,或颌首称道,或若有所思,或会心一笑;观众既轻松找到往昔岁月的笑点,也会在不经意间戳中自己的泪点,比如那幅《耄耋之年》,画面上,自家的黑漆院门前,两位老太太坐在马扎子上,悠闲地手摇着蒲扇,拉着家常。这场景,我立马想起了曾朝夕相伴的奶奶。小时候的夏天,我常趴在院子天井里的小桌上写作业,奶奶在旁一边为我扇蒲扇,一边口中念念有词“小扇有风,拿在手中,旁人来借,不中不中……”一晃奶奶走了二十多年,我想她了。

王伟创作的这类小品画,让几代人共同追忆起曾经的那段蹉跎岁月。这种怀旧,带有抒情性,并不一味流于伤感,更非亿苦,而恰是在找寻那份难得的苦中之乐,那种再也回不去的天趣童年,那些记忆深处的闪亮日子。

王伟无疑是成功的。从今往后,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起王伟绘画的“拿手好戏”,除了耳熟能详的美人图之外,或许会再加上这一组精彩纷呈的国画小品。

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

翟广顺

精神的原乡

《青岛文学史》是“我的青岛”地方文化教育史“三部曲”系列的压轴之作。写它,源自精神原乡中的一个解不开的“结”。记得五年前深秋既望的那个不眠之夜,繁星如花,一个念头突然灵光乍现脑海:何不积五年光阴,连续拼出《青岛教育史》《山东(青岛)大学史》和《青岛文学史》三部史稿,将花甲之年许下的十年五部著述,不下三个百万字的心愿落实?正所谓,能所不能,无可无可。当这一切终于得偿所愿,对自己迈步古稀之年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时,冥冥中又感觉一切似乎从未真正开始……

其实,我很知足。一介没正经念过书的教书匠,履历杂乱无章,似乎真的没有“资格”做学术。之所以摆弄“笔杆子”,是因为抡不动榔头或镰刀,不得不朝“爬格子”使劲。又中了坊间“青岛的山、海、城里藏着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”的蛊,遂鬼使神差地从做了半个世纪的教育中抽身出来,重拾弱冠时年的文学梦想,以便在耄耋年轮定义自己——我是谁?我能做甚?我弄得咋样?不吐不快,我写《青岛文学史》,是爱青岛、爱文学爱到非用基因不能命笔的地步,真有点儿乡愁与梦想的“双重救赎”。

作为承载历史符号的青岛文学,“是什么?”“为什么?”“怎么看?”的问题苦苦折磨着我,而当头的则是“准备好了吗?”的诘问。《青岛文学史》掘取青岛自1891年建置到1949年解放这一时段,旨在以学术的、批评的立场,对青岛文学追寻现代性的起伏与得失,即对文学思潮与流派、作家作品与接受主体、文学期(副)刊与现代都市、文学本质与主体论等问题作出学术反应,而不是文学考据或学科史介绍,更不是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梳理和导读。诚然,我为能开出一张足以让人动容的作家名单几乎弄痛了脑仁。

王统照、老舍、沈从文、臧克家、王度庐,以及闻一多、梁实秋、洪深、吴伯箫、赵少侯、周学普等被赋魅的作家值得大书特书,而短时旅寓青岛的顾随、陈鹤琴、陈梦家、郝荫潭、汪静之、蒲风、史轮、萧红、萧军、舒群、盖耀华、杨唤、臧云远、徐中玉、孙昌熙,乃至个把月或一两个星期浮萍般的“游青”作家,像苏雪林、陈荒煤、艾芜、沙汀、巴金、俞平伯、柳亚子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蹇先艾、柯灵、郁达夫、端木蕻良、袁犀,都不应在本书缺席;而土生土长的于黑丁、周浩然、鲁丁、废丁、黄耘、刘燕及、梁宝、萧风、刘猪萱、鲁海,以及被文学史遮蔽遗忘的废名、宋春舫、杜宇、丁梦全、张喟兹、李策、陈南冰、朱之凌、鲍运昌、潘颖舒,尚有徜徉在古典诗词苑中的黄公渚、吕美荪、刘少文、梁启勋、周至元、王锡极等,还有那些在青岛使用其他语种写作的作家,如维尔汉姆、田原天南、中日混血儿黄瀛。虽然其中的一些人名不见经传。20世纪上半叶云集岛城的青籍、定居、羁寓、游学作家及其在地作品,包罗新旧文白,都留驻着彼时的体温,是“人”与“文”现代化的历史纽带。而我这部文学史,正是在众生喧哗极易失却方向的当下,对裹挟在历史甲胄而又无比迷人的地域文学经验的叩问和发抒。

文学史不存在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。回看青岛文学话语自我建构的时间纵深,我必须捕捉青岛文学史“存在于此”的条件,并于焉生发思考,不惟编纂教科书制式文学史本然所指,更要建构地缘文学的气性、文化能指。只是,我理论灵感阙如,一时难以给出形而上的学理阐释。大致的擘画是在,以文事为X轴、作品为Y轴、批评为Z轴的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系上,回归文学现场和历史语境,于文学地理流变中理解思潮流派、文学事件、文体文类,以及作家创作的知与行、见与写、生成新的诠释维度。

之所以如此用心,端赖中国文学整体史与地域文学史的关系使然。20世纪上半叶的青岛,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、文化形势和特殊的地缘特点,经历了德租日据、北洋军阀、南京政府、抗战沦陷、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,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与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关联的城市,在中国政治中心南北播迁、山东文化地图东西转移中,形成了有别于“京派”“海派”文学之外的第三极。

这一过程不是时空范畴中文学题材、体裁的简单聚合,而是一个意义复杂的、涌现的过程,所有在地书写不外乎发露青岛文学从乡土到都市的内在机杼。20世纪上半叶的青岛文学,与山东文学、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显而易见的交错互动,融会互证关系。唯其相互知觉、互缘同构的特殊性,以及线性进化文学史不易将其归属,这恰好成全了我的《青岛文学史》。但要从发生学解释它们共存于文学史的弥散与增益空间,并非易事。文学史书写需要拓扑意识,“文”与“史”相互折返,相与为用,其种种切切乃思过半矣。



竹林七贤 张勇

盛文强

鲸骨

在海岛的日子里,每天都攀上攀下。海岛的地势高低起伏,房屋沿着山势搭建,三五成群的散漫布局。在低处的院落中抬头向上看,半空中还有飞翔的檐角交错。方形院落上的天空,时时有更高处的空中楼阁出现。海岛的空间是立体的,坚硬的外壳之上,到处都存在落差。道路在房屋之间时断时续,到了道路尽头,已经无路可走,却从斜刺里又现出一条弄堂,通向未知的所在。岛屿孤悬在海上,在空中又打开它的层层褶皱,行不多时,已经忘记了来时的路。

来到海岛的高处,有户大宅的墙头挂着一块鲸骨,那是鲸的脊骨,绳子从中间的孔洞穿过。鲸骨曾经支撑着巨大的身躯,如今肉身已经不在,骨骼还保持着张力。这块脊骨分为三个叶片,分别指向左、右、下三个不同的方向,将人的目光一分为三,注视鲸骨之时,难免沉陷其中,沿着三个叶片所指望去,家宅的外壁出现了无限的延展。在海岛深处,类似的秘密随处可见,从海上得来的东西,又何止鲸骨。

十几年前,岛上有一头巨鲸搁浅。过了不久,海滩上出现了巨大的骨架,人们走向海滩,一直走进骨架之中,进入那巨大的虚空。大宅的主人在海边捡回来一截鲸骨,他拿到的是一截脊骨,回来用线拴住,挂在墙上。其他的部位被同行者捡去,下落不明。

他的邻居捡到了一块凹陷的鲸骨,正是关节处的圆槽,深如碗口,又找到一块长条的鱼骨,一头是圆的,正好凑在一处,做了一副蒜臼,放在锅灶的角落里。在一堆杂物中,鲸骨的蒜臼格外白嫩。鲸骨的颜色是灰白,白得并不鲜艳,灰蒙蒙的一层壳,只有放到暗处,才能变得清晰,凹陷之处滑腻,泛着莹莹的光。长条的杵是肋骨上的一部分,有着不易觉察的弧度,末端是圆滑的关节,正和臼的凹陷相称。

晚饭就要开始了,鱼骨蒜臼忙碌起来,白蒜去了皮,蒜瓣在鲸骨的凹陷中翻滚,鲸骨的杵一次次落下来,蒜瓣的外形遭到破坏,变成碎片和汁水的混合物,杵仍然不停,掀起那一

块蒜泥,又搞了几个来回,才搬起臼槽,将蒜泥倒在小碗中。蒜臼外壁沾染了手泽,透着温润。主人拿小勺挖出残渣,在流水中冲洗蒜臼,鲸骨上的釉质光洁,一冲即净,蒜臼摆到了角落里,隐入黑暗。谁知道这曾经是个活物——它来自庞然大物的身体内部,沉陷在皮肉肌理之中,不为人知的幽深所在。当年那头大物在海中东奔西走,追逐着鱼群。在俯冲之际,忽然游到酣处,骨节深处传来一声声爆响,令它浑身舒畅。骨节的响声还在,正是今日蒜臼的位置,蒜臼仍然保持着骨节的碰撞,时不时要响上几声。

对于鲸骨,岛上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,有些大块头扔在院子里,粗笨,弯曲,不知该作何用途。有人拿鲸骨垫了床腿,四块脊骨将床抬高。小块的鲸骨成为儿童玩具,在小手中摆弄着。那头搁浅的鲸,留下数不尽的鲸骨。沙滩上的骨架拾掇一空,潮水涨上来又落下去,抹平了沙滩上的痕迹,鲸似乎没有来过。人群散去,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,奇迹终将消失,没人再想起搁浅时的惊心动魄。

吃过晚饭,便匆匆回到宿处睡下。即将离开这座岛,去往另一座岛。熄灯之后,窗口的海在流动,看不到尽头的青黑的粘稠液体,是我身下的这块岛,也是海上的漂浮物。在海的那一边,是黑沉沉的山峰,山脚下有零星的灯光,那也是有人涉足的小岛,在地图上,难以见到小岛的身影。又想起散落在民间的鲸骨,来不及一一寻访,引以为憾事。鲸骨分散在岛民的日常生活之中,若能找到它们的踪迹,便可搜罗每块骨头的经历——人与鲸骨的相遇,为了改造鲸骨而动用的心思,必定是私密的体验。

鲸骨出现在家宅之中,混杂于工业时代的人造物品之间,是不速之客。鲸骨还保留着一丝野性,只要有鲸骨在,岛民的生活便和飞速运转的当下保持了距离。在岛屿密集的屋顶之内,鲸骨还会代代传递下去,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那头鲸还在,皮肉归还给大海,骨骼留存于岛屿,它并没有远去。